

西起西柳沟,东至桑园峡,黄河在兰州城里是五光十色的。

站在高高的观景台上,隔着河面上氤氲的气雾,黄河的过往与兰州的前世若隐若现。那个热血沸腾年代留下的工业黄金时代的余温渐渐消退,物质生活的丰饶让人们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的想法,改革开放的东风带来的除了掀起潮涌的无穷活力,还有全新的消费体验和娱乐方式的多样化。这座城市顺应了河流的走向,二十多年前,似乎是不经意间,一艘又一艘黄河趸船,挤满了黄河两岸。

趸船,原本是一种固定在岸边,无动力装置的矩形平底非自航船,它的作用大体相当于浮动的码头,用于船舶停靠、上下旅客和装卸货物。因为没有动力装置,移动时需要拖船或其他外力协助。而一夜之间挤满黄河的趸船,却有了新的功能——浮动的餐厅和歌舞厅甚至旅馆,让仓储、贸易和生活、娱乐四位一体。趸船一般长四五十米,有的甚至上百米,连底舱共计三四层、五六层,高出水面超过二十米。夜幕降临,彩色黄河别样绚丽,一艘艘灯光闪烁的趸船,像是在黄河上撒下的一朵朵彩色的花瓣。约三五好友,登上趸船,泡一碗三炮台,呷几口啤酒,纵声开歌,打牌玩乐,在黄河上吃饭、睡觉、娱乐,拥浪而眠,听涛而歌,成了兰州市民的一种风尚。这是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甚至是不少远道而来的客人再熟悉不过的场景了。

一位哲人说过,大河是生命悲伤之源。黄河的命运某种程度上就是人的命运,黄河边上那些有头脑的人,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理念用到极致。随着黄河风情线的规划建设,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了商机——建趸船。他们的制胜法宝就是走在政策和法律的前面,按什么规制建,建大多高,

■非虚构作品展

建在什么位置,全部都是自己说了算。敢想就敢干,果如他们所预想,随着一连串锚链的碰撞声响,一艘艘黄河趸船,被巨大的吊车投入河中,螺栓一安装,内装饰告罄,一场娱乐风暴随即从这里掀起。不用打广告,人们口耳相传,不约而同趋之若鹜,大大小小的黄河趸船个个生意火爆,人满为患。业主乘势而上,尽力延展其可能性,先是经营茶社、咖啡屋,随后延伸有了餐馆、游戏厅、桑拿房、歌厅等等,内容越来越丰富,情调越来越讲究,攀比、竞争的风气甚嚣尘上,豪华型趸船一俟诞生,马上鹤立鸡群,以贵宾会员的形式与其他趸船远远拉开了距离,也拉开了等级。五层的诺亚方舟夜总会就是其中之一,人流如织,笙歌不断,拥有它的会员成了身份的象征。

黄河趸船生意红红火火,数量也如雨后的春笋,一觉醒来又冒出好几个。喝啤酒的人一边纵情高歌,抒发自我悲歌,一边随手将酒瓶扔进黄河。黄河喊没喊疼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的激情风华正茂。似乎,没有人关心他的激情没有厨余垃圾和废水处理设施,也没有人过问厨间的油污和厕所的秽物能不能倾倒在黄河。似乎这一切理所应当,似乎黄河天生就是天赐的垃圾场,霓虹灯下,黄河趸船上或缠绵悱恻或豪迈激越的歌声,掩盖了黄河如泣如诉的悲伤。

白塔山索道下站码头的河滩上,是黄河岸边人流量较大的近水广场,黄河铁桥跨河滔滔黄河,那几年,这里常有四五艘趸船经营,其中最大的两

黄河笙歌

马宇龙



兰州深黄黄河大桥

艘高大矗立,大有欲与中山桥一比高下的样子。它们长期停靠在黄河岸边,占据河道,阻隔河水排洪,船下日积月累的垃圾层,拌合着黝黑发亮的淤泥,填埋在大趸船和周围十几艘游艇间隙,阻断了河道流水。不仅如此,大多数趸船仅凭几根直径四五厘米的钢丝绳绑在一个五十厘米见方的水泥墩上,承担起了重达三四百吨的大船和一般客人的安危,而其中有一两根还常年浸泡在水里。某年,一条牵拉固定于岸边的趸船钢丝绳忽然在大风中扯断,趸船冲向黄河岸线桥体,导致桥墩受损。幸好是大风,如果遭遇一场大洪水,那几根钢丝绳显然无力承受,要么船毁人亡,要么就砸向下游大桥桥墩,或者对下游水库造成

影响,后果不可想象。

有人用数据做过测算,黄河流量一旦达到每秒三千立方米,就能将沿河滩地全部淹没,趸船自然也就全部被冲走。这个看似偶然的事件,隐含着必然的悲剧因子。

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出台了,更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这一直接指向黄河的尚方宝剑亮起了光明的利刃。这些趸船才如胡乱冲撞的野狼,被法律的猎枪所指,政府及时提出了“谁审批,谁负责”和“去餐饮化”的原则。但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像一座大山横亘在这把利刃和这些趸船之间,新建的源头审批制度虽然把住了关口,照旧经营的船主也口

《花经》云:“紫藤缘木而上,条蔓纤结,与树连理,瞻彼屈曲蜿蜒之伏,有若蛟龙出没于波涛间……”

紫藤主干坚硬,生命力顽强。它扎根墙壁,擅长攀爬,一年四季,历经严寒酷暑,任尔风吹雨打,即便没人看护照料,依然攀缘直上,勇往直前。

世人因而戏称,给紫藤一个梯子,它能攀爬到天上……

1. “紫藤挂云木,花蔓宜阳春。密叶隐歌鸟,香风留美人。”初夏时节,江苏洪泽实验中学院内,紫藤满架,紫穗垂悬,满园芬芳。校园一角的“紫藤”成长驿站,以紫藤为背景的序厅墙壁上,串串紫藤花灿烂。

这是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检察院为解决“家庭教育缺失,导致未成年人犯罪和心理健康等”社会堵点“问题,在该校建立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

“我学会了如何维权”“我知道了宪法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我明白了毒品的危害”……在驿站门口,老远就听到孩子们阳光自信的声音。“紫藤检察团”成员李晶莹正在采用多媒体系统设置互动抢答游戏,系统随机出题,孩子们踊跃抢答。

“用检察爱心温暖未成年人,让他们的幸福像花儿一样!”李晶莹跟我介绍,驿站以“紫藤”命名,希望孩子们像紫藤一样朝气蓬勃,如紫藤花一般自信

烂漫。驿站组建了一支包括13名检察人员在内的队伍,名曰“紫藤检察团”。检察人员同学校心理辅导教师共同开展系列法治教育活动。

走进驿站心理测评区,音乐放松椅、沙盘游戏、心理挂图等相关设备器材一应俱全,一件件由姗姗亲手制作的沙盘作品映入眼帘。

14岁的姗姗因母亲改嫁、父亲出走,从小同奶奶相依为命,性格孤僻,心理抑郁。李晶莹联系心理教师李翠梅对姗姗开展心理辅导。在李翠梅指导下,姗姗选择沙具,在沙盘上操作,摆出自己心目中的“小世界”,把无形的心理事实以摆件呈现出来。

对姗姗的沙盘作品,李翠梅通过专业分析,了解姗姗的心理状态,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从登记姗姗基本信息,到了解生理睡眠状况,再到询问人际关系问题等等,每一个环节,李翠梅都一丝不苟,认真倾听姗姗的诉说,再引导分析思考,帮助她改变认知,开展行为训练。

再见到姗姗的时候,姗姗像变了一个人。通过李翠梅每月的细心辅导,姗姗逐渐消除了抑郁和焦虑,重拾信心和

快乐,稚嫩的脸上笑容多了。

2.

五月仲夏,紫藤遒劲,检察院外墙上的一抹浓荫,花开正艳,远远望去,像一帘挂在墙壁上的紫色瀑布。

刚出完庭的“紫藤检察团”成员凌雯,换上便衣,到涉嫌开设赌场的犯罪嫌疑人秦某家进行回访。见到凌雯,秦某妻子眼眶湿润,一个劲地感谢检察官为这个特殊的中考家庭作出的努力。

“感谢检察官帮孩子圆了中考梦,顺利考上理想高中,今后我一定给孩子做个好榜样。”谈及之前开设赌场被依法批准逮捕的事情,秦某满脸羞愧。

说话间,秦某妻子向我们打开了手机,视频里,贝贝拿着考试袋扑向父亲的怀里……这是今年淮安市中考最后一门科目结束时,贝贝兴奋地冲出考场见到父亲的情景。

秦某妻子告诉我们,秦某被逮捕期间,贝贝正在备战中考。因长时间未见父亲,电话、微信均联系不上,贝贝开始怀疑父亲去向。见到父亲,

紫藤花开

常兆

一向听话懂事、热爱学习的贝贝情绪出现波动,不愿学习,月考试成绩严重下滑。

无奈之下,秦某妻子委托辩护人找到洪泽区检察院,希望检察机关建议公安机关变更强制措施,让秦某回到家中陪护贝贝中考。

可审查逮捕期间,秦某并未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一边是法律权威,一边是孩子现实情理。凌雯决定再次向秦某释法说理,释明其认罪态度是评估是否有继续羁押必要、未来可否适用缓刑的重要因素。最终秦某低下了头,表示认罪认罚,并退出违法所得。

“中考是孩子一生的关键节点,应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把案件对孩子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综合考虑秦某系初犯,认罪悔罪态度较好,且全案事实已经查清,洪泽区检察院依法建议公安机关予以变更强制措施。公安机关采纳了检察机关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秦某得以回到家中。

担心贝贝考前的心理状况,凌雯又着便装到秦某家中走访,联系经验丰富的心理咨询师对贝贝进行考前心理疏导,对贝贝的父母进行家庭教育指导,

头答应内部整改,增加污水收集处理系统,改造内部和亮化灯光,但转过身去,依旧我行我素。庆幸的是,爱黄河的人多了,市民的环保意识增强了,他们既希望在趸船上亲河观景,又对环境的舒适度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人们看到趸船乱排放污水、垃圾,油污污染沙滩,不仅举报,还带头弃船,让其失去生存环境。让黄河人更懂黄河保护法,一些环保专家、城市规划师纷纷站出来发声:“兰州趸船这种简单原始的模式如果继续下去,不进行改造,那就是贴在母亲河脸上的一个疮疤。”时代的变迁不断催促城市的改变,即使是小小的一艘船,也能折射出兰州发展的影子,要突破旧有的瓶颈,打造一个全新的兰州,任何一点,包括一艘趸船,都是兰州的面子,必须像女人化妆一样做精做细。”

别看小小的一艘趸船,一有风波就能牵动六七家单位——一艘趸船从建成到使用的前前后后要涉及交通、海事、水运、水利、城管、规划、物价以及黄委会、防汛办等多个部门。大家在船上只顾着喝茶,哪里想到其中的复杂。所以,上下合力,办法想了不少,但改进难度依然很大。一年时间,27艘趸船仅拆除一艘。行政整改工作滞后,眼睁睁看着一些废弃物时不时在河面漂浮而听之任之,无能为力。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终于,中央环保督察组亮剑出发,针对黄河干流趸船问题,提出了加大整治力度、保护黄河岸线资源、确保行洪安全的强硬要求。2022年,兰州市检察院介入,依法立案,开展公益诉

讼调查,向交通、水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到2023年11月底,随着拖船的一声汽笛鸣响,二十年来停靠黄河边上的17艘趸船被拖离锚地,在交通、海事、公安等部门多艘执法艇的“护送下”,最终在指定地点全面拆解。

“现在的黄河水为什么这么清澈,这都是法律的作用,这是依法治河取得的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在效果。”谈起这段往事,参与这起案件办理的兰州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张磊很有成就感。张磊是个热爱黄河的人,每天清晨上班,他都要在黄河边上走一走,看一看。早在四年前,他在兰州市红古区检察院担任检察长时,就曾依法处理一起湟水河道内巨型建筑垃圾破碎清理的案子,彻底解决了困扰甘肃和青海两地多年的顽疾,保障了河道安全。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黄河检察官”。

游弋在大江大河上的船是大众休憩的场地,登上它能使人油然而生一种亲临山水的惬意。从人的角度来看,最早的人类逐河而居,同今天的动物没有什么两样,但是,科技的发展与创新使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生活,这个过程就叫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社会进步要素之一的法治,终于在黄河身上体现出了它的巨大威力。今天的人们深知,绿水青山不只是大自然的恩赐,更来自人类的行动。如今,像张磊这样的老兰州居民都纷纷站出来充当了黄河污染的监督员,兰州的黄河变得清澈得有些不像黄河了。

河流也像法律,总想把一切沟壑找平。它纳百川聚拢而来,不择曲折挥洒而去,不拒细流,不舍大地,以一种与生俱来的从容和坚定,在四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画卷里,谱写国家“江河战略”法治化生动的篇章。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协副主席)

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梁某头部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因李某身残且家庭经济困难,没有能力对梁某进行赔偿,梁某家庭生活陷入困境。

“孩子怎么办呀……”案件办理过程中,已做母亲的张海燕通过承办检察官了解情况后,眼睛湿润了。她主动到梁某家中走访,在走访中得知,芸芸、梦梦已被其生母带回身边抚养,娇娇跟随母亲齐某生活。

在梁某的家中,张海燕了解到,梁某因车祸去世,齐某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生活捉襟见肘,根本无力抚养4岁的娇娇。娇娇的生活现状让张海燕潸然泪下,没看到芸芸、梦梦,张海燕黯然神伤。

几经周折,张海燕找到了芸芸、梦梦,孩子的生活状况在她的意料之中。芸芸母亲江某患双眼先天性视力残疾,丧失劳动能力,母女二人仅靠芸芸外祖父每月1000余元的退休金生活。梦梦母亲罗某长年身患抑郁症,且母亲年迈患病,仅凭她一个人打零工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

“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我能近距离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切身体会他们的难处……”张海燕动情地说。通过全面审查核实,张海燕用最短时间先后为三个孩子申请到了司法救助金,帮助他们度过寒冷的冬天。

(作者单位: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

初闻AI智能公务员上岗的消息,我正坐在书桌前,窗外,淅淅沥沥的雨敲打着玻璃。手指间夹着一支未点燃的烟——我不抽烟,却喜欢把玩这小小的白色圆柱体,仿佛它能给我某种安全感。消息是从手机屏幕上跳出来的,那一瞬间,我的手指僵住了,烟卷从指间滑落,在桌面上滚了几圈,停在了一叠草稿纸旁,心里便是一惊。

写作于我,是业余的消遣,却也是半生的执念。不抽烟,不喝茶,酒也只是偶尔浅酌,文字便成了我唯一的出口。如今连这方寸之地也要被机器侵占吗?望着窗外被雨水打湿的树叶,我忽然觉得像自己像极了那片叶片上的一只小虫,随时可能被时代的洪流冲刷得无影无踪。

于是,我试着在网上与那些AI交谈。豆包、DeepSeek,名字倒是一个一个俏皮。我输入几个问题,它们的回答如江河奔涌,知识之广博,逻辑之严密,引证之翔实,令自诩为“文人”的我很是汗颜。它们谈哲学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论文学能纵横东西方,说科学则头头是道,甚至连我家河南省沁阳县的地方志都能如数家珍。我忽然感到一阵眩晕,仿佛站在一座高塔下仰望,脖子都仰得酸了,却仍望不见塔顶。

鬼使神差地,我输入了自己的名字。屏幕上立刻跳出几行字:“张中杰,沁阳县人,代表作有……”我的心跳加速了,像是自己的秘密被公之于众。所幸叫张中杰的不多,这让我在数字洪流中尚能保持一点可怜的独特性。我暗自庆幸,仿佛在汪洋大海中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但往下看,我的庆幸又化作了苦笑。那些AI对我作品的概括,有的失之偏颇,有的干脆谬以千里。我的小小说

《紧箍咒》被说成是“反映职场压力的现代寓言”,它明明写的是父子关系;《白洁去哪了》则被解读为“探讨女性社会地位的先锋实验”,而我创作时想不过是一个关于记忆与遗忘的简单故事。我早年发表在地方报刊上的几篇散文,因为未被数字化,在这些AI的知识库中根本不存在,仿佛从未写过。

雨停了。我推开窗户,潮湿的空气裹挟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涌进来。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不明白。这些AI,它们能否吞噬整个图书馆,却消化不了我写作时窗外的这片雨声;它们能分析千万文本,却读不懂我笔下那个因为儿子写了一副老花镜而泪流满面的父亲。它们的知识是平面的,而人类的体验永远是立体的,带着体温、气味和心跳的颤动。

我想起老家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小时候,我总爱在树下写作,阳光透过树叶在纸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像是给我的文字盖上了独特的印章。风来的时候,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给我的故事配乐。这些细微的感受,这些独特的瞬间,AI如何能懂?它们或许能写出合乎语法、逻辑严密的文字,但能写出老槐树下那个少年初次发表作品时,手心渗出的汗水吗?是的,AI能写出流畅的文章,但它们没有经历过我童年时在河池乡下,看父亲在煤油灯下修补农具的夜晚;没有闻过母亲在灶台前熬制红薯糖

时,空气中弥漫的甜腻香气;更没有体会过我第一次收到退稿信时,那种混合着羞耻与不甘的复杂心情。

AI可以模仿博尔赫斯写一篇关于京酱肉丝的散文,但它能体会到我第一次在《梅州日报》发表《坐种心田》时,手指摩挲报纸的触感吗?它能懂得我收到第一笔稿费——那薄薄的50元汇款单时,跑去邮局路上心跳如鼓的雀跃感吗?它能理解我熬夜写完《童心向党别样红》后,清晨推开窗户,看见孩子们在校园里排练剧本时,那种混合着疲惫与满足的复杂心情吗?

于是,心中渐渐达成和解。AI再强大,也不过是一面镜子,反映的是人类已有的知识;而创作的真谛,在于照亮人类尚未表达的情感暗区。它们可以成为工具,却永远无法替代那个坐在书桌前,为一个词反复推敲到深夜的写作者,那个活生生的人。

雨后的夕阳从云层中透出,给书桌镀上一层金色。我拾起那支支落的烟卷,轻轻放回抽屉。写作是良心的活,首先是写给自己看的——写给那个在乡下长大的男孩,写给那个为文字痴迷的青年,也写给此刻这个与AI对峙又和解的中年人。只有先对自己诚实,才能对读者负责;只有先打动自己,才可能打动别人。

我打开电脑,新建一个文档。光标在空白页面上轻轻闪烁,像是一个邀请,又像是一个挑战。窗外,一只知更鸟

我与AI的较量

张中杰



AI的画

开始歌唱,声音清脆而倔强。在这个AI崛起的时代,人类写作者或许就像这只小鸟,用自己独特的声音证明着存在的意义。

我忐忑不安地敲下第一个字。夜深了,我仍坐在书桌前。电脑屏幕的光映在脸上,像一层薄薄的霜。窗

外的知更鸟早已睡去,只剩下偶尔驶过的汽车碾过潮湿路面的声音。我忽然想起20年前初学写作时的情景——那时我用的方格稿纸,蓝色的墨水会洒开,像一朵朵小花在纸上绽放。写错了字,就用橡皮小心翼翼地擦,有时力道太重,纸面便破了,露出粗糙的纤维。那些被揉皱的稿纸,那些反复修改的痕迹,那些因激动而颤抖的字迹,都是AI永远无法复制的生命印记。

我想起老家院里的那口老井。夏日里,井水沁凉,打上来时冒着丝丝白气。我常趴在井沿,看水中摇曳的自己。如今AI就像这口深井,能照见我的轮廓,却照不见我眼底的波澜;能复述我的文字,却复述不出文字背后那些细碎的光阴——父亲在煤油灯下修补农具时佝偻的背影,母亲蒸红薯时灶膛里噼啪作响的火星,还有我躲在麦秸垛后读完人生第一本小说时,夕阳把书页染成金色的那个黄昏。

前些日子,我让AI模仿我的风格写了一段文字。它写得流畅工整,甚至用上了我惯常的比喻和排比。可当我读到“记忆像老电影般在脑海中闪回”这样的句子时,突然笑了。真正的老电影是会卡带的,会有划痕和噪点,会有因放映机过热而产生的轻微焦糊味——这些粗糙的真实,恰恰是AI最完美的算法也无法模拟的瑕疵之美。

我开始尝试一种新的方式:让AI

成为我的“镜子”。当思路阻滞时,就让它提供几个开头;当素材匮乏时,就让它检索相关史料;当需要陌生领域的知识时,就向它请教专业术语。我们像两个对弈的棋手,它落子如飞,我则慢慢斟酌。有时它会给出惊世骇俗的建议,比如在描写沁池的红色文化时,它提醒我可以加入“马泉革命遗址的滴水声,像历史的秒针在走动”这样的意象。但最终,是我决定要不要采用、如何修改——这才是我不可剥夺的权利。

清晨,我站在阳台上看日出。东方的云层被染成绯红,像未干的颜料在宣纸上晕开。楼下有个环卫工人正在清扫街道,他的扫帚划过地面,发出有节奏的“沙沙”声。这个瞬间让我想起《坐种心田》里的话:“繁星满天的子夜是我寂寞的最高境界。那一刻万籁俱寂,我的笔在田里‘沙沙’而歌。”突然明白,真正的写作从来不是与AI的竞争,而是与自己的对话。就像那个环卫工人,他不在乎有没有人欣赏他的清扫轨迹,他只是专注地、一遍遍地,在大地上写下属于自己的诗行。

雨又下了起来。我又回到书桌前,打开一个空白文档。这次我没有焦虑,反而感到一种奇特的安宁。AI就像窗外的雨,它终将渗透生活的每个角落。但总有些东西是雨水无法浸湿的——比如纸页间残留的墨香,比如修改稿上顽固的橡皮屑,比如创作者面对空白文档时,那种既恐惧又兴奋的战栗。

我敲下第一行字:“与机器和解的第三天,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株会打字的蒲公英……”

(作者单位:河南省沁阳县人民检察院)